

SHERLOCK
HOLMES

原版插图
纪念版

[英] 柯南·道尔◎著

[英] 西德尼·佩吉特◎绘

余凌燕◎译

福尔摩斯 探案集

3

经典短篇探案故事
归来记
退场记 新探案



Sherlock Holmes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原版插图纪念版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探案集

③

经典短篇探案故事

归来记

退场记 新探案

[英] 柯南·道尔◎著
[英] 西德尼·佩吉特◎绘
余凌燕◎译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归来记

空屋	/	1
诺伍德的建筑师	/	23
跳舞的小人	/	50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	77
三个大学生	/	100

退场记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	125
临终的侦探	/	156
魔鬼之足	/	174

新探案

吸血鬼	/	201
雷神桥之谜	/	219
狮鬃毛	/	245
退休的颜料商	/	265



归来记

The Return of Sherlock Holmes

1903年至1905年发表于《海滨杂志》(The Strand)



我撞到身后的一个驼背老人，把他手里抱的几本书撞到了地上。
《空屋》



The Adventure of the Empty House

空屋



1894年春天，受人敬仰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同寻常和最神秘的情况下被谋杀了。这一事件引起了全伦敦的注意，上流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片恐慌。

公众早已从警方的调查报告中了解到了这桩罪案的详情，不过由于当时起诉的理由充分得不容置疑，使公开全部证据变得没有必要，所以许多细节也就没有被披露。直到最近，在将近十年之后，警方才允许我补充那些缺失的环节，使这一惊人的案件得以完整呈现。

案件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了，但还远远比不上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在我冒险生涯里经历过的所有案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最令人感到震惊和意外的。即使是现在，在时隔那么久之后，我一想起来，还会觉得毛骨悚然——那种愉悦、惊奇和疑惑的感觉会像突如其来的洪水般，一下子淹过我的脑海，把我吞没。

你们可以想象，和福尔摩斯的密切往来早已使我对犯罪学深深着迷。自从他消失以后，我一篇不落地仔细阅读了公开发表的各色疑案。为了自我满足，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尝试着用他的方法去解释这些案件，虽然并不太成功。然而，这其中没有一例案件像“罗诺德·阿德尔惨案”一样吸引我。

在阅读审讯这桩案子时被提交的证明蓄意谋杀罪成立的证据时，我前所未有地清楚意识到了福尔摩斯的去世使社会遭受的损失。这件奇怪的案子一

定有几个特别吸引他的地方，他的介入有可能弥补了警方力量的不足，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位欧洲第一个“咨询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洞察力和敏捷的思维预见到了这一切。

整整一天，我一边巡回出诊，一边在脑中反复思考这个案子，却没能找到任何自以为适当的解释。我愿意冒着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向公众公布过的案情在这里再简单复述一遍。

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是梅鲁斯伯爵的次子，伯爵那时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的总督。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来做白内障手术，和他与女儿希尔达一同住在伦敦的公园路427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于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没有树敌，也没有什么恶习。他曾经与卡斯泰尔斯（英国地名）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协议解除了婚约，事后双方也没有什么留恋。他一直生活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生活单调而又天性冷漠。然而，就在1894年3月30日晚上10点至11点20分之间，死亡却以最奇特和最意外的方式降临到了这个随和的年轻贵族身上。

阿德尔喜欢玩纸牌——经常玩，但不会肆意下赌注，以免有损自己的身份。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有人证明，遇害当天，他在晚餐后曾在巴格特尔俱乐部玩了一局惠斯特（扑克牌游戏的一种，桥牌的前身），那天下午，他也曾在那儿待过。和他一起打纸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了他们玩的是惠斯特，每个人的输赢都差不多。阿德尔输了大概五英镑，不会更多了。他的财产很可观，这点儿损失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他几乎每天都在俱乐部打牌，不是这一家就是那一家，但他玩得很谨慎，并且通常都是赢了才离开。证词中还提到，几个星期前，他和莫兰上校联手，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英镑。关于他的近况，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就只有这些了。

案发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的时候恰好是10点钟。他的母亲和妹妹出门去亲戚家了。女佣宣誓做证说听见他走进了二楼的前厅，他通常将那里作为起居室。她为他在前厅里生好火，因为冒烟，她就把窗户打开了。



在11点20分梅鲁斯夫人和她的女儿回来之前，前厅里没有任何动静。梅鲁斯夫人想到她儿子的房间里跟他道个晚安，却发现房门被反锁了。无论她们怎么叫喊、敲门，都没有回音。她们找到帮忙的人把门强行撞开，发现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倒在桌子旁，他的脑袋被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击得面目全非，可是房间里却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桌上放着两张面值十镑的钞票，还有共十七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以不同的数量分了几小堆。另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数字下面对应地写着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据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努力计算牌局上的输赢。

对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了。首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解释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反锁。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是凶手反锁了房门，然后在犯案后从窗户逃跑了。可是，窗口离地面至少有二十英尺，另外，窗下的花坛里正盛开着番红花，而花丛和泥土都没有任何被踩过的痕迹，将房子与马路隔开的狭长草地上也没有任何足迹。因此，很明显把门反锁的就是年轻人自己。但怎么解释他的死亡呢？没有人可以不留痕迹地爬上窗，而假设有人透过窗户向他开枪，那他一定是个神枪手，因为用左轮手枪很难造成如此致命的伤害。再者，公园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离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还有马车站，可谁都没听到枪声。现在的情况是，有人被打死了，现场还有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这颗子弹像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像花开般从枪口涌出，造成的伤害大到即刻就能置人于死地。这些情况，因为完全找不到犯罪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据大家所知，年轻的阿德尔没有任何敌人，而且现场也找不到任何试图拿走他房间里的钱财和贵重物品的迹象。

我整天反复思考着这些事实，想竭力找到一种能使各种事实变得合理的解释，以及一条最容易的途径——我那可怜的朋友过去曾说这是所有调查的起点。我承认我的调查毫无进展。晚上，我漫步穿过公园，到6点左右时发现自己走到了公园路和牛津街的交叉口。一群游手好闲的人正围在人行道上，抬头望着一扇窗，他们的目光向我指明了我要查看的房子。一个又高又瘦、

戴着墨镜的人正在解释他自己的一些理论，其他人聚在他周围听着。我怀疑这人是便衣侦探，于是也尽量往前凑去。但在我听来，他的解释实在是太荒谬了。我厌恶地想掉头走开，却撞到了身后的一个驼背老人，把他手里抱的几本书撞到了地上。我把书捡起来的时候，注意到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让我觉得他一定是个穷藏书家，爱好收集一些鲜为人知的书籍，或是经营这类买卖。我极力向他道歉，但很明显，这些被我粗暴撞翻了的书对他来说弥足珍贵。他轻蔑地怒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那弯曲的背脊和斑白的络腮胡消失在人群中。

对公园路427号的多次观察没能让我理清头绪。这房子是由一道上半截装着金属围栏的矮墙与马路隔开的，围栏和墙加起来也高不过五英尺。因此，要进到花园里非常容易。但谁也不可能爬到窗户那里去，因为墙上既没有水管，也没有任何可以帮助哪怕最敏捷的人爬上去的东西。我比之前感到更加迷惑，就沿着原路走回了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待了还不到五分钟，女佣进来报告说有人想见我。令我震惊的是，要见我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奇怪的旧书收藏家。他那干瘦却轮廓分明的脸从灰白的须发中露出来，右臂下夹着他的宝贝藏书——至少有十几本。

“先生，看到我你很惊讶吧？”他说话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我的确很惊讶。

“呃，我感到很内疚，先生。我正一瘸一拐地跟着你，碰巧看见你走进了这间屋子，我心想，我要进来看看这位好心的先生，并且告诉他，如果我刚才的行为有一些无礼的话，那并不代表我有恶意。我十分感激您帮我把书都捡了起来。”

“您有些小题大做了。”我说，“我能否问一下，您怎么知道我是谁？”

“这个嘛，先生，我可以冒昧地说我们是邻居，您可以在教堂街的拐角处找到我的小店。真的很高兴见到您。先生，您自己大概也藏书吧，我这儿有《英国鸟类》《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圣战》——特价书，每一本都是。再收集五本，您书架第二层的空隙就能填满了。现在看起来不太整齐，



您觉得呢，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身后的书架。当我转回来时，福尔摩斯正隔着书桌站在那儿冲我微笑。我站起身来，惊愕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接着，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好像晕了过去。我的眼前的确有一片白雾在旋转，雾散去以后，我发现自己的衣领松开了，嘴唇上还留着白兰地的余味。福尔摩斯手里拿着小酒瓶，正俯身在我坐的椅子上。

“我亲爱的华生，”那个熟悉的声音说，“我对你致以万分的抱歉，我一点儿也没想到你会受到如此大的影响。”

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福尔摩斯！”我大喊道，“真的是你吗？你真的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个可怕的深渊里爬出来？”

“等一等。”他说，“你确定你现在有精神谈这件事吗？我戏剧化的重新出现已经把你吓得不轻了。”

“我很好，不过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帝啊！我怎么能想到是你——全世界这么多人，偏偏是你——站在我的书房里。”我又一次抓紧了他的袖子，感觉到衣服下瘦而有力的胳膊。“好吧，总之，你不是鬼魂。”我说，“我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么从那个可怕的深渊里逃出来的。”

他坐在我对面，和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根烟。他穿着书商常穿的破旧长大衣，剩下的道具——一堆白发和一堆旧书都放在书桌上。福尔摩斯看起来比以前更清瘦、敏锐，不过从他那张惨白的似鹰的脸上，我知道他最近生活得不太健康。

“我很高兴能伸直身体了，华生。”他说，“要一个高个子连续几小时装矮一英尺可真不是闹着玩的。现在，我亲爱的朋友，关于这一切事情的原委，也许在完成任务以后——如果我可以请求你一起合作完成下面危险的夜间任务的话，我再把来龙去脉全告诉你会更好。”

“我现在全身上下充满了好奇。我觉得现在就告诉我会更好。”

“那今晚你和我一起去吗？”

“随时随地。”

“这样真像过去的日子啊。出发前我们应该还有一点儿吃晚饭的时间，既然如此，好吧，就讲讲那个深渊。从那里爬出来并不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就没掉下去。”

“你根本就没掉下去？”

“没有，华生，我从来就没有掉下去过。但我写给你的纸条是完全真实的。当我察觉到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通往安全地方的那条狭窄的小径上时，我百分之百确定自己的事业走到了尽头。在他灰色的眼睛里，我看见了誓不罢休的意图，于是，我和他交谈了几句，他谦恭地允许我写一张简短的纸条，就是后来你收到的那张。我把它连同我的雪茄盒和手杖一起留在了



那里，便沿着小径向前走，莫里亚蒂仍然紧跟着我。我走到小路尽头，便困在了那里。他没有带任何武器，但猛地冲向我并用他长长的手臂把我抱住。他知道事情败露了，只不顾一切地想报复我。我们两个人在瀑布的边缘摇摇晃晃地扭成一团，不过，我懂一些日式摔跤，说起来这些知识救过我好几次命。我从他抓紧的双臂里挣脱出来，而他惨叫着，双脚发疯似的踢了几秒，两手在空中乱抓着。不过所有这些挣扎都不能使他保持平衡，他掉了下去。我在悬崖边探出头，看着他坠落了很长一段距离，接着撞在了一块岩石上，弹了起来，又摔进了水里。”

福尔摩斯边说边抽了一口雪茄，我在一旁惊讶地听着他的解释。

“但是有脚印啊！”我大喊道，“我亲眼看到你们两个人走过去脚印，却没有走回来的。”

“脚印是这么回事。教授掉下去的那一刻，我灵光乍现——这是命运给我安排的一个绝佳机会！我知道发誓要将我置于死地的不止是莫里亚蒂教授一个人，至少还有另外三个人渴望对我报仇，这种渴望只会因为他们首领的死而变得更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他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个人可以找到我。相反，如果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他们就会放下戒备，很快再次露面。这样，我迟早能把他们都消灭掉，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还活着。我的大脑飞转着，我相信在莫里亚蒂教授沉到莱辛巴赫瀑布底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身后的悬崖。在你对这个事件生动的叙述里——几个月后我津津有味地读了它——你判断那是绝壁。这并不完全正确。悬崖上还有一些窄小的立足点，还有一些岩架的边缘。悬崖太高了，要爬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要沿着潮湿的小径走回去却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我也可以把鞋倒着穿，过去有几次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但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三对脚印显然在暗示这是个骗局。所以，总的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冒险爬上悬崖。这不是件愉快的事，华生，瀑布就在我的身后咆哮。我不是个异想天开的人，但我发誓我好像听到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里传出来，冲着我尖叫。

一个小错误都可能致命，好几次我没有抓住手边的草丛，或者脚在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上打滑，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但我挣扎着向上爬，终于爬上了一块岩架。岩架有几英尺宽，上面长着柔软的青苔，我可以很舒服地躺在那里却不被人看到。我亲爱的华生，就在你和你的随从们怀着最深的同情而又毫无效果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时，我就躺在那块岩架上。

“最后，你在下了必然的却完全错误的结论后，就离开那里去了旅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那时以为我的冒险就此结束了，但意外的事发生了，我意识到还有惊喜在等着我。一块巨大的岩石从上面砸了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砸在那条小径上，而后弹起来落进了悬崖。有一瞬间我还以为这只是偶然，但过了一会儿，当我抬起头，我看见正暗下来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的脑袋。这时又有一块岩石砸了下来，就砸在我躺着的岩架边缘，离我的脑袋还不到一英尺。当然，这些岩石意味着什么很明显。莫里亚蒂并不是单独行动的，在他攻击我的时候，还有一个同伙在守望——我只瞥见他一眼就知道那个同伙是个多么危险的家伙。他远远地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目睹了他的朋友的死亡和我的逃生。他等了很久，然后绕路爬上了悬崖顶，企图接替他的搭档完成他未遂的计划。

“想明白这些事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华生。我看见悬崖边又探出了那张阴森的脸，我知道这预示着又有一块石头要砸下来了。我朝着那条小径向下爬，我想我在冷静的时候不会这么做，这比往上爬要难百倍。但我没时间考虑这危险，因为，就在我双手攀紧岩架边缘悬在半空中的时候，又有一块岩石从我身边呼啸而过。爬到一半时我踩空了，不过上帝保佑，我摔在了小径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趁着夜色在山里赶了十英里路。一星期以后，我发现自己到了佛罗伦萨（意大利城市），这下世界上肯定再没人知道我的下落了。

“那时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我亲爱的华生，但是让大家都认为我已经死了这一点最重要。而我很确信，如果你不是真的这么想，这个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就不会写得这么令



人信服。过去的三年里我曾经几次想提笔给你写信，但我总是害怕你对我亲切的关怀会使你做出一些轻率的举动，对我的秘密造成不利。出于同样的原因，今天晚上你撞翻我的书时我走开了，那时候我的处境很危险。而你透露出来的任何一点惊喜和激动都可能引起我敌人的注意，从而导致可怕的、不可挽回的结果。至于迈克罗夫特，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我不得不向他吐露秘密。在伦敦，事态的进展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顺利，对莫里亚蒂团伙的审判遗漏了其中两个最危险的成员，这两个我最大的仇敌正逍遥法外。因此，我去西藏旅行了两年，去了拉萨，还和大喇嘛一起住了几天，过得很愉快。你也许读到过一份由挪威人西格森撰写的十分出色的考察报告，不过你肯定想不到你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后来，我经过了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还对喀土穆（苏丹的首都）的哈里发做了一次短暂但有趣的拜访，并把拜访结果交给了外交部。回到法国后，我待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花了几个月时间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圆满结束时，我刚好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了，就在伦敦。在我准备回来的时候，惊人的公园路奇案加速了我的行动。吸引我的不仅是案件本身，还有它仿佛向我个人提供的难得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亲自去了贝克街，把赫德森太太吓得歇斯底里。我还发现迈克罗夫特一直维持着我房间的原样。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2点钟，我发现自己就坐在原来房间里的扶手椅上，一心只希望看到老朋友华生也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4月的那个晚上我所听到的离奇故事。要不是亲眼见到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瘦高身影和热诚的脸庞，我会认为这个故事荒诞至极。他已经从哪儿听说了我妻子过世的事情，而他的同情是通过行动而非语言表现出来的。“工作是治疗忧伤最好的药。”他说，“而今天晚上，我为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一份小小的工作。这份工作如果我们都干得不错，就能为这世上的某个人讨回公道。”我恳请他讲得详细些，但他不肯。“天亮前你会听个够也看个够。”他回答说，“我们有三年的往事要回忆呢，就让我们畅谈到9点半。9点半我们将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冒险。”

一切的确就跟过去一样。到了9点半，我和他一起坐在一辆马车上，口袋里装着左轮手枪，心里充满着冒险的兴奋。福尔摩斯镇定、冷酷、一言不发。街灯的亮光忽明忽暗地在他严肃的面容上闪动，我看见他皱着眉陷入了沉思，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我不知道我们要在充斥着罪犯的伦敦的黑暗丛林里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位狩猎大师的举止来看，我很确信这是一次非常冒险的行动。当他严肃忧郁的脸上偶尔划过讥讽的微笑，就预示着我们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了。

我本来以为我们要赶往贝克街，但在卡文迪西广场的拐角处，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了下来。下车时，我见他仔细向左右扫视了一下，在随后的每条街道拐角处，他都用最大的耐心保证我们没有被人跟踪。我们的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每一条偏僻小道都异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又自信地穿过了蛛网般的庭院和马厩，我从来都不知道还有这些地方。最后，我们出现在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老房子。沿着这条小路我们进了曼彻斯特街，接着到了布兰福德街。在这里他迅速地拐进一条狭窄过道，又穿过一扇木门，走进一座荒废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他随手关上了门。

房子里漆黑一团，不过我还是很快看出来这是间空房子。我们踩在光秃秃的地板上，地板发出嘎吱嘎吱和噼啪噼啪的响声。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的墙纸已经裂成碎片挂在空中。福尔摩斯冰凉细长的手指握紧了我的手腕，领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昏暗的顶窗。在那儿，福尔摩斯突然向右转，我们走进了一间很大的正方形空房间，房间的四个角落都很暗，只有房间中央被屋外的街灯照得微微发亮。周围没有灯，窗户上又积了厚厚一层灰，所以在里面我们只能认出彼此的轮廓。

我的同伴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把嘴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问：“你知道我们在哪儿吗？”

“那边肯定是贝克街。”我边瞪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窗户往外看边回答。

“完全正确。我们是在卡姆登私邸，就在我们以前住的公寓对面。”



“但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

“因为这儿的景致好极了，能看到对面那幢优美如画的房子。我亲爱的华生，我想麻烦你走过来一些，到窗户这儿来。小心，别暴露了你自己。再看看我们以前的公寓吧，那不正是你那许多童话故事的起点吗？很快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分别的这三年是否完全夺走了我令你惊讶的能力。”

我蹑手蹑脚地向前走了几步，向那扇熟悉的窗户望去。当我的视线落在那扇窗上时，我倒吸了一口气，忍不住惊呼一声。窗帘放下了，房间里灯火通明。一个坐在椅子上的黑色人影清晰地投射在窗帘上。那头的姿势、宽厚的肩膀、轮廓分明的脸庞，绝对不会有人弄错。那张侧脸就像祖父母喜欢加上相框的那种黑色剪影，简直和福尔摩斯一模一样。我实在太惊讶了，不得不伸出手确认他本人正站在我身边。他浑身颤动地偷笑着。

“怎么样？”他问。

“我的天哪！”我惊呼道，“太不可思议了。”

“我相信岁月并不能使我变幻无穷的灵感枯竭，也不能夺走它们的光芒。”他说，声音里透露出艺术家为自己的创作而感受到的那种喜悦和骄傲，“的确很像我，对吧？”

“我可以发誓那就是你。”

“这要归功于格勒诺布尔（法国城市）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制作出模型。那是座蜡像，其余的是今天下午我来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亲爱的华生，因为我有最充足的理由希望某些人认为我在那儿，而事实上我却在别的地方。”

“你认为我们的房间被监视了？”

“我知道他们在监视。”

“他们是谁？”

“他们是我的宿敌，华生，是那个可爱的团伙，他们的首领永远躺在了